

超级畅销书
《偷书贼》作者
自传青春三部曲

美国图书馆协会青少年最佳图书
澳洲童书委员会年度最佳图书

暴烈又温情的少年时光

典藏纪念版

Fighting Ruben Wolfe

[澳] 马克斯·苏萨克 / 著 朱润萍 / 译

格斗





Fighting Ruben Wolfe

格斗

[澳] 马克斯·苏萨克 著
朱润萍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格斗 / (澳) 苏萨克著; 朱润萍译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4

(马克斯·苏萨克小说作品)

ISBN 978-7-5502-2858-0

I . ①格… II . ①苏… ②朱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 . ①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2049 号

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01-2014-3096

FIGHTING RUBEN WOLFE by MARKUS ZUSAK

Copyright: ©2000 by MARKUS ZUSAK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CHOLAS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4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格斗

策 划: 英特颂·阎小青

责任编辑: 喻 静

特约编辑: 刘 婧

美术编辑: 林若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 6.5 印张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858-0

定价: 2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64243832

献给司各特



目录

- 1 赛狗场艳遇 / 001
- 2 醉酒的莎拉 / 016
- 3 爸爸失业了 / 028
- 4 经纪人造访 / 041
- 5 彷徨的我们 / 057
- 6 最终决定 / 067
- 7 可怕的星期天 / 080
- 8 初登赛场 / 090



- 9 骁勇善战的鲁本 / 106
- 10 南瓜足球赛 / 116
- 11 妈妈的顾虑 / 127
- 12 赛狗场赢钱 / 136
- 13 我的耻辱 / 152
- 14 爸爸去领救济金 / 164
- 15 地下室谈话 / 178
- 16 荣誉之战 / 187



赛狗场艳遇

为获得美好的自由生活而坚持到底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很悲哀。这是一个骗局，标榜着货真价实的东西，其实里面空无一物。





我们下注的那条狗看起来更像一只耗子。

“‘狗不可貌相’，我赌它跑起来会像风一样灵动。”说话的人是鲁本。我哥哥鲁本·沃尔夫是个非常不错的小伙子，他总是面带微笑（那种法兰绒般、让人感到平和温暖的微笑），趿拉着一双破旧的皮鞋，经常先往地上啐一口，然后再冲着你展开他那招牌式的微笑，这是他的习惯动作。

这个冬天一如既往地令我们感觉不爽。

鲁本和我，走进空旷、落满灰尘的看台，在最下面一排坐下来。

一个性感的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。

天呐！我在心中暗暗惊叹。

“天呐！”鲁本居然大声叫出来。

我俩都注意到这个女孩并立刻被她吸引，眼神久久停留在她身上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在赛狗场，很少有机会能看到这么漂亮的女孩。我们通常碰到的都是吐着烟圈的瘦小女人，要不就是吃货型的臃肿女人，还有那种嗜酒成性的邋遢女人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关注的可是在赛狗场上难得一见的靓妞。如果她上跑道参加比赛，我一定会倾其所有，将赌注全押在她身上，因为她简直棒极了！

令人遗憾的是，我只能享受视觉盛宴而已：那高挑白皙的美腿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；那圆润丰盈的双唇展现出阳光般的微笑，却照不到黑暗中的我；那令人遐想连篇的翘臀，我也触摸不到；那颗欢腾雀跃的心，也不是为我跳动。

我收回视线，把手伸进口袋，掏出一张面值十元的钞票转移注意力，缓解一下心绪。我当然喜欢多看几眼美眉，但是一旦看得太久，总会受伤，每次都如此。从我坐的位置看过去，眼睛一会儿就酸了。为了不让自己太沮丧，我就像往常一样和鲁本闲扯起来：“鲁本，我们的赌注是再大点儿呢，还是只押这十块钱？”在美好的香艳之都，在这样一个天色灰暗的下午，我却只能和鲁本闲聊。

“鲁本，咱们押几块钱呀？”我又问了一次。

没有回应。

“鲁本？”

一阵风吹过，一个罐头盒被吹得四处流浪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。一个可恶的家伙在我们身后抽着烟，还不时地咳嗽。

“鲁本，我们到底还下不下注？”

我碰了他一下，没有反应。

我又反肘去捅他的胳膊。

鲁本这才回过神来看着我，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好的！下注吧。”

首先，我们得找个成年人帮忙下赌注（我俩都还太小，不到参与赛狗的法定年龄）。这种人很多，他们衣衫褴褛，总是会盯上你，让你加大赌注筹码，有时你押注的赛狗赢了，他们会无耻地要求与你一起分彩头儿。不过，我知道必须远离这样的人，不能



让他们找上你。同时，你需要迁就这些可怜的老酒鬼。我在内心默默祷告，以后自己老了可千万别落到这步田地。分点儿彩头给别人其实无所谓，但关键问题是要先赢钱，可我们从来都没有赢过钱。

“快点。”鲁本站起身催促我，示意我们该去买赌注了。我的目光还停留在远处那个女孩的大腿上。

我的上帝呀！我心中一惊。

“我的上帝呀！”鲁本脱口而出。

在下赌注的窗口那里，我们遇到了一点儿小麻烦。

（我们看到了）警察。

真见鬼！这些警察到这里干什么？我心中直犯嘀咕。

“见鬼，他们来这儿干什么？”鲁本想啥说啥。

说实话，我并不讨厌警察，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。他们必须戴那么难看的帽子，腰间系上搞笑的西部牛仔皮带。既要显得足够冷酷，又要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。为了保持威严，必须留胡子（男的不说了，有时候女的也要留胡子，多可悲呀）。在警校期间，他们每天都要接受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引体向上等诸如此类的训练。只有全都合格了，才可以得到许可重食人间烟火，品尝甜面包圈这样的美味。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跑去告诉别人你们家有人出车祸了……这种生活周而复始，了无生趣。算了，快别说了吧。

“你看到那个正在啃腊肠圈的猪头没有？”鲁本指着一个警察说道。他根本没把周围巡逻的警察放在眼里。他们算什么呢？鲁本径直朝一个正在吃沾满沙拉酱的腊肠圈的警察走过去。事实上

一共有两个警察！一个是吃着腊肠圈的男警察，另一个是巧克力肤色的美女警察，头发都卷在警帽里（额头的刘海肆意撩拨在眼睛上）。

鲁本和我走到他们跟前，攀谈起来。

鲁本·沃尔夫调侃道：“怎么样，警官？”

男警察嚼着食物回答道：“挺好的，伙计，你呢？”

鲁本接着问：“腊肠圈很好吃吧？”

男警察咽下食物，“味道不错。伙计，你有看别人吃东西的癖好吗？”

“多少有点儿吧。这个腊肠圈多少钱？”鲁本问个不停。

男警察一边吞咽食物，一边回答：“一块八。”

鲁本笑着说：“这么贵，你肯定是上当受骗了。”

男警察上钩了，“是呀，我也觉得有点儿贵。”

鲁本自顾自地说：“我觉得你应该把那家店主抓起来，审问一番。”

刚吃完腊肠圈、嘴边还残留着沙拉酱的男警察回应道：“我应该先把你抓起来审问一番。”

鲁本用手指了指他嘴角的沙拉酱，“为什么？”

男警察一边用手擦掉嘴边残留的沙拉酱，一边回应道：“因为你是个自作聪明的小傻瓜。”

鲁本瞟了一眼女警察，毫不掩饰地挠着裤裆，转移了话题：“你在哪儿泡到她的？”

男警察有点儿沾沾自喜，“就在小卖部。”

鲁本又瞟了她一眼，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，“多少钱？”

男警察终于吃完了那根腊肠圈，“一块六。”

鲁本不挠裤裆了，“你抢劫啊？”

男警察一脸严肃的表情，“嘿，伙计，你说话最好小心点儿。”

鲁本掸了掸法兰绒的破衬衫并提了提肥大的裤子，问道：“他们收你沙拉酱的钱了吗？涂在腊肠圈上的那些。”

男警察转身看着赛场，没有作答。

鲁本靠近他再次发问：“嗯，收你钱了吗？”

“两毛钱而已。”男警察被逼得没法遮掩了。

“才两毛钱，沙拉酱？你以权谋私了吧？！”鲁本吃惊地问。

“是呀。”警察对自己有点儿失望。

鲁本试着用诚实认真的语气（至少是诚实的，或者是认真的）问道：“你这么做法简直是丧失原则！你到底有没有点儿自控力？”

警察反应过来了，“你找我有事吗？”

鲁本一本正经，“当然没事，警官。”

“确实没事吗？”男警察有点儿不相信。

这时，和男警察一伙儿的深肤色的女警察和我交换了一下尴尬的眼神。我脑海里浮想联翩，想象着她没穿制服的样子，对我而言，她只是穿着性感的内衣。

鲁本回答男警察提出的质疑：“是的，警官，我很确定。我不打算做任何事儿。弟弟和我只是很享受这座城市异常阴沉的一天，欣赏着跑道上疾驰的赛狗而已。”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内涵的草包，就是爱拽文。鲁本说完这些，反问男警察：“难不成这也算犯罪？”

男警察很厌烦地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过来跟我们说话？”

肤色健康的女警察再次与我对视。我猜想她一定穿着漂亮的内衣。

“哦，我们只是……”

男警察有点儿不耐烦了，“只是什么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女警官美貌非凡，清新可人，散发着迷人的气息。我沉浸在对她的幻想中：她在洗泡泡浴，如出水芙蓉般站了起来，冲我微笑，我不禁浑身颤抖。

鲁本哈哈大笑道：“哦，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帮忙为赛狗下赌注而已……”

女警察走出浴缸（当然是在我的幻想中）大声呵斥：“开什么玩笑？”

我抬起自己被美妙想法充溢得快要爆炸的脑袋，惊讶地问：“鲁本，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？”

鲁本扇了我一嘴巴，“我不叫鲁本！”

我猛然从幻想回到现实，“噢，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你是，是詹姆斯，你个废物。”

男警察一边把残留着沙拉酱的腊肠圈包装袋用力地揉成一团，一边问：“什么废物？”

鲁本故作痛苦地喊道：“天呐，无所不能的上帝，怎么还有人愚蠢到竟然连废物是什么都不知道？”

男警察一脸茫然，好奇地问：“废物到底是什么？”

我的注意力又转向巧克力肤色的女警察。她大约五点九英尺，我猜想她一周七天中至少有四天晚上会去警察健身房锻炼身体。她高挑纤细，身材惹火，正是每天清晨我希望能从镜子里看到的



那个让你神清气爽、魂牵梦绕的美女。

她竟然朝我眨了眨眼睛，也许是抛了个媚眼。

我心里窃喜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

我听到鲁本说话：“就是这样子，亲爱的。”

性感的女警察开口了：“你喊谁‘亲爱的’，小白脸？”

鲁本没搭理她，转过身对着那个连废物都不知道的男警察说：“你会帮我们下赌注吧？”

“废物”男警察继续白痴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我小声地说：“真是太荒谬了。”但我的声音细如蚊蝇，没有一个人听到。周围的人群行色匆匆地从我身边经过，去窗口下注。

我仍旧沉浸在幻想中——女警察对我挑逗说：“你想尝尝我的味道吗？”我赶忙回答：“乐意至极！”哈哈，这正是我所期待的美好时刻。

“好吧！”“废物”男警察突然冒出这么一句。

这句无厘头的回答让鲁本有点儿震惊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帮你们下注。”

鲁本犹豫了一下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！”

“废物”男警察又强调了一遍，“没错，我一向都是如此古道热肠，乐于助人。是不是，凯丝？”

一直置身事外的女警察，显然对此毫无兴趣，“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。”

我却很不识相地冒出一句，“这不太道德吧？”

鲁本一脸的难以置信，冲我大吼：“你神经错乱了吗？”（最近，鲁本骂我的时候已经厌倦了使用“大脑抽筋”这个词，他觉得用

“神经错乱”会让他显得更成熟，或者很世故。总而言之，他想变化一下。)

“没有，只是……”

我还没有说完，他们三个竟然一起对我喊：“闭嘴！”

真是三个大坏蛋。

“废物”男警察问：“你看好的那条赛狗，是几号？”

鲁本欢天喜地地说道：“3号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这杂种^①”

废物男警察大怒：“什么？！”

鲁本连忙解释：“这真是狗的名字，我发誓。你可以看看这个赛狗名单。”

我们都探头去看名单，动作出奇地一致。

“给狗起这么个名字，他们是怎么通过审查的？”我好奇地问道。

鲁本无奈地解释道：“因为今天有很多业余选手参赛，他们认为只要有四条腿能跑就行，哪管什么名字不名字的。你看，今天赛狗群中居然连条贵宾犬都没有，真是奇怪！”

鲁本有些莫名的紧张，他看着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相信我，小家伙儿会为我跑起来的。”

“废物”男警察问：“就是那只看起来像耗子的赛狗吗？”

优雅的女警察接过话茬儿，“大家都认为，它跑起来风驰电掣。”

“废物”男警察把腊肠圈的包装袋扔进垃圾桶，拿着我们的

^①“你这杂种”(You Bastard)是鲁本选中的3号赛狗的名字。

钱，帮我们下赌注去了。

接下来你看到的场景是：鲁本自顾自地神经质地笑个不停；女警察的玉手搭在翘臀上等待着；我呢，卡梅隆·沃尔夫，幻想着和女警察在我姐姐的床上肆意地做爱。这有点儿大煞风景，是不是？

但是。

除了幻想，你还能让我做些什么呢？

男警察下注回来时，告诉我们他自己也额外押了十块钱。

“你不会失望的。”鲁本点头吹嘘着，伸手接过我们的票后，接着说，“嘿，我应该去告发你，教唆未成年人参与赌狗，这是件‘不优雅的事’。”

[以我对哥哥一直以来的了解，他从来都不会简洁明了地说“丢脸”（disgrace）这个词。一般而言，他会把这个词分成两部分说出来，“不”（dis-）和“优雅”（grace）。]

“告发我什么？”警察忍不住笑着说，“除了我们之外，你还想告诉谁？”

“必须是警察。”鲁本想都不想，脱口而出。我们都禁不住大笑起来，一起朝看台走去。

我们坐下来，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比赛开始。“你选中的‘你这杂种’，最好跑快点儿。”男警察大声地警告鲁本，但是没人搭理他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当看台上的这些人比如说训练员、投机商人、盗贼、赛马的赌徒、肥猪、胖妞、烟鬼、酒鬼、腐败的警察和没什么文化的青年人，都聚精会神地想着赛狗和全神贯注地盯着跑道时，你想和别人搭话，简直就像用大刀砍空气，毫无用处。

“它看起来的确像耗子。”当我们选中的那条像黄鼠狼一样骨

瘦如柴的灰狗小步摇晃着从面前跑过时，我忍不住说，“真见鬼，谁说它跑得飞快啊？”

“我哪儿知道。”男警察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

“我可不知道它像什么，但是我知道它跑得很快。”鲁本自以为是地答道。

“加油，快跑！”

男警察和鲁本此时此地居然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一个身着警察制服，留着乌黑整齐的平头；一个衣衫褴褛，留着浅棕色的披肩卷发，浑身散发出不知名的古龙香水的气味。作为一个吸溜着鼻涕的新手，他眼中的火花已熄灭，手上还残留着被指甲刷出来的印痕。不用说，第二个人就是我哥哥，像忠诚的狗一样，他是货真价实的沃尔夫家族的一员。

接下来是女警察。

然后是我。

我们都在渴望着什么。

“比赛终于开始了！”

从扬声器中传出来解说员的声音，快速播报着领先的那只赛狗的名字。赛道上奔跑的赛狗有“嚼靴子”、“字典”、“没有战利品”、“道德败坏”、“遗传的猎犬”。关键问题是它们都跑在“你这杂种”的前面，我们的赛狗就像被捕鼠器夹住屁股的老鼠一样，在后面惊慌失措地奔跑着追赶着。周围的观众都站了起来。

振臂高呼，如痴如醉。

女警察也异常激动。

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不断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声。